

东方文学研究 集刊(4)

李勇林题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

主 办



王邦维 主 编
王向远 副主编

东方文学经典： 翻译与研究

DONGFANGWENXUE
JINGDIAN FANYI
YUYANJIU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CHUBANSHE



东方文学经典： 翻译与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主 办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分会

YAN JIU



王邦维 主 编

王向远 副主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王邦维主编.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378 - 3094 - 2

I. 东… II. 王… III. 文学—翻译—研究—东方国家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1054 号

东方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

王邦维 主 编

王向远 副主编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 bywy. com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84 千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 - 5378 - 3094 - 2

定价: 20.00 元

目录

综 论

- | | |
|--------------------------|------------|
| 关于东方文学经典作品翻译的一点想法 | 何乃英/3 |
| 谈阿拉伯文学经典 | 仲跻昆/11 |
| 关于东方文学经典与经典的翻译 | 王邦维/23 |
| 东方古典文学的翻译及相关问题 | 王向远/31 |
| 东方文学、诗学翻译与研究三题 | 麦永雄/37 |
| 读者主体性与东方文学经典重构 | 侯传文/45 |
| 文学经典译介的战略自觉 | 卢铁澎/54 |
| 东方翻译文学理论之建构 | |
| ——策·达木丁苏伦与翻译文学本土化理论阐释与研究 | 王 浩/67 |
| 中国土耳其文学交流史断想 | 孟昭毅/83 |
| 当前东方文学研究现状的分析 | |
| ——以 2007 年为个案 | 魏丽明 刘 澍/99 |

经典翻译研究

- | | |
|-------------------|---------|
| 从翻译缅甸著名史籍《琉璃官史》谈起 | 李 谋/117 |
| 略议东方文学经典的翻译 | |
| ——以《戈拉》的汉译本为个案 | 唐仁虎/122 |

关于奥兹在中国的经典化问题
文化认同与达·纳楚克道尔基《我的祖国》经典文本的形成
菲律宾史诗《呼德呼德》文本的形成与翻译
试论英文版《吉檀迦利》对孟加拉语原诗的删减、增加与整合

钟志清/132
陈岗龙/144
史 阳/152
曾 琼/166

经典研究

《列王纪》的核心思想是“三善”

张鸿年/185

帕慕克:在东西方的夹缝中追寻身份

穆宏燕/193

赫达雅特创作中的民族意识

黎跃进/208

“汲取”、“转换”与“重塑”

——论《源氏物语》帚木三帖与唐传奇《任氏传》中的女性形象 丁 莉/225

《小说神髓》的理论意义

李国栋/242

《苦闷的象征》研究:一种表面的叙述

李 强/255

简析阮攸的儒学观及其形成根源

——从王翠翘“忠孝节义”形象的搬用与再塑造谈起

于在照/266

寻找灵魂的家园

——浅析阿格农笔下的代表人物

刘 慧/281

圣经文体:纪伯伦英语文学创作的文体研究

马 征/297

追求公正、自由的理想社会

蒋和平/311

——纳吉布·马哈福兹《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主题思想探析

《学徒》的叙事技巧与隐含主题

王荣珍/323

编后语

王邦维/334

DONGFANGWENXUE
JINGDIANFANYIYUYANJIU

<<< 东方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

综 论

ZONGLUN



关于东方文学 经典作品翻译的一点想法

何乃英

我对这次研讨会研究讨论的中心问题——东方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与研究——很有兴趣。因为，我从1958年大学毕业算起，除“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断外，讲了30多年的东方文学课，研究了40多年的东方文学。在这几十年中，我一边学习日本语言，一边研究日本文学和东方文学。所以，我除了能够逐步通过阅读作品原文和有关参考资料的方式研究日本文学以外，其他所有东方国家的文学都由于语言障碍不能阅读作品原文和有关参考资料，都必须依靠中文翻译，都必须通过阅读中文译文加以了解，然后才谈得上进行研究。因此，我深深地感到东方文学翻译的重要性，特别是东方文学经典作品翻译的重要性，我由衷地感谢各位东方文学翻译家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一、东方文学翻译的难度

我觉得在我国的外国文学（可以分为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两大部分）的翻译中，东方文学的翻译尤其难得，尤其可贵。这并非因为我是讲东方文学课和研究东方文学的，所以故意强调东方文学翻译的重要性。而是有以下两个理由：一个是因为我国西方

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底子比较厚、翻译历史比较长，懂得西方语言的人比较多，翻译西方文学的人比较多，研究西方文学的人也比较多；而东方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底子比较薄、翻译历史比较短，懂得东方语言的人比较少，翻译东方文学的人比较少，研究东方文学的人也比较少。所以，相对来说，东方文学翻译的经验比较少，可供参照的资料比较少，关于汉语与东方语言的对应规律研究比较少，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许多语种的作品翻译都是前所未有的，都具有开拓道路的性质，这就使得东方文学的翻译难度加大了。再一个是因为从总体来说，东方人所使用的语言比西方人所使用的语言种类更多、难度更大，东方文学所使用的语言也比西方文学所使用的语言种类更多、难度更大。之所以这样说，据我的粗浅理解，主要是因为与西方比较起来，东方的人种更加复杂，民族更加复杂，语言更加复杂，而这三点其实又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由于人种更加复杂和民族更加复杂，所以语言也就更加复杂。下面试将东西方人种、民族和语言的大致情况加以比较。

从人种来说，欧洲的人种比较单一，主要是欧罗巴人种（白种人）；而亚洲和非洲的人种则比较复杂。亚洲人大多数属于蒙古人种（黄种人），约占亚洲全部人口的 59%，主要分布于东亚和东南亚。居第二位的是欧罗巴人种，约占亚洲全部人口的 29%，主要分布于南亚和西亚。另外，还有两个混合人种：一个是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黑种人）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人种，约占亚洲全部人口的 9%，主要分布于印度南部和阿拉伯半岛沿海地区；另一个是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合人种，约占亚洲全部人口的 3% 以下。非洲人大多数属于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约占非洲全部人口的 2/3，主要分布于撒哈拉沙漠和埃塞俄比亚高原以南。居第二位的是欧罗巴人种和黑白混合人种，主要分布于北非、埃塞俄比亚高原和索马里半岛。另外，马达加斯加东部的居民具有蒙古人种的血统。

从民族来说，欧洲共有 160 多个民族，而且民族成分也比较

单一,大多数民族都是在各自国家的范围内形成的,所以民族分布区域与国界大体一致,只是不同民族的交界处成分较为复杂;但亚洲和非洲的民族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亚洲居住着 1000 多个民族,而且这些民族的分布极为错综复杂,这些民族的状况也是千差万别,在经济、文化、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上各不相同,并且处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非洲民族的数量虽然不像亚洲这样多,但是由于这些民族所属人种复杂、彼此交往又比较少等原因,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也是很大的。

从语言来说,欧洲的语言也比较单一,绝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而且 90% 以上的人使用的是印欧语系中日耳曼、罗曼和斯拉夫 3 个语族的语言,使用其他语族(如凯尔特语族、波罗约语族、希腊语族和阿尔巴尼亚语族等)的人数较少,使用非印欧语系(如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和高加索语系等)语言的人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亚洲和非洲的语言差别却要大得多。亚洲的语言非常复杂,分别属于 8 个语系,包括汉藏语系、印欧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南亚语系、闪含语系、阿尔泰语系、高加索语系和南岛语系。使用汉藏语系语言的人数最多,约占亚洲全部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包括汉语、藏缅语、壮侗语和苗瑶语 8 个语族,主要分布于中国以及东南亚和南亚。使用印欧语系的人数次之,约占亚洲全部人口的 29%,其中包括印度—伊朗语族,另外还有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希腊人(希腊语族)以及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语族)。使用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的人分布于南亚,包括库鲁克、布拉会、马尔托、泰卢固、贡迪、泰米尔、坎纳达、马拉雅兰和图卢等民族。使用南亚语系语言的人分布于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包括孟—高棉、马六甲、蒙达和尼科巴等 4 个语族。使用闪含语系语言的人分布于西亚,主要是指闪语族的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使用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人分布于东亚、中亚和西亚,包括突厥、蒙古和满—通古斯 3 个语族。此外,日语和朝鲜语迄今系属未定,有人认为属于或者接近阿尔泰语系。使用高加索语系语言的人分布于西亚,包括格鲁吉亚等民族。使

用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分布于东南亚，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爪哇、巽他、马都拉、他加禄和比萨扬等语言。非洲的语言也比较复杂，分别属于5个语系，即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闪含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科伊桑语系和南岛语系。使用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语言的人数最多，约占非洲全部人口的一半，主要分布于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科尔多凡和尼日尔—刚果两个语族，前者使用人数很少，后者使用人数很多，后者又可分为贝努埃—刚果、曼迪、古尔、西大西洋、阿达马瓦—东部和库阿等6个语支。使用闪含语系语言的人数次之，主要分布于北非和东北非，包括闪语族、柏柏尔语族、库希特语族、乍得语族和埃及—科普特语族等。使用尼罗—撒哈拉语系语言的人数较少，包括桑海语族、撒哈拉语族、马巴语族、科马语族、富尔语族和沙里—尼罗语族等。使用科伊桑语系语言的人分布于南部非洲，分为北部、中部、南部、哈扎和桑达韦等5个语族。使用南岛语系语言的是马达加斯加人。

总之，由于上述各个方面错综复杂的原因，所以东方文学翻译的难度更大，需要译者付出的劳动更多。

二、东方文学翻译的现状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

我觉得东方文学的翻译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东方文学的翻译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我们的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奠定了越来越坚实的基础，开辟了越来越广阔的道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日本古代诗歌总集《万叶集》、日本中古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日本近代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日本现代作家川端康成的作品、日本当代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朝鲜古典中篇小说《春香传》、越南诗人阮攸的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印度尼西亚当代作家普拉姆迪亚的作品、印度古代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印度中古诗人和作家迦梨陀娑的作品、印度近代诗人和作家泰戈尔的全集、印度现代作家普列姆昌

德的作品、伊朗古典诗歌精华汇编——《波斯经典文库》(含鲁达基、菲尔多西、海亚姆、莫拉维、萨迪、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黎巴嫩现代诗人纪伯伦的全集、以色列现代作家阿格农的作品、土耳其当代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作品、埃及当代作家马哈福兹的作品、尼日利亚当代作家索因卡的作品、南非当代作家戈迪默的作品、南非当代作家库切的作品等一系列东方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出版,可以作为代表。在这个过程中,不但翻译出版的品种越来越多,翻译出版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翻译出版的质量也越来越高。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直接译自原文的译文逐渐超过了甚至于取代了通过第三种文字(主要是英文)转译的译文。

不过,我作为一个东方文学翻译作品的阅读者,作为一个东方文学翻译作品的研究者,对于东方文学的翻译现状还有些地方感到不能满足,还想提出一些建议。我的想法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还有很多东方文学的经典作品和重要作品至今尚未翻译出版。上面提到的东方文学的许多主要代表作家,只有极少数几个作家(如泰戈尔和纪伯伦)翻译出版了全集,其他绝大多数作家不但还没有翻译出版全集,而且他们还有许多重要作品没有翻译出版,这就使得我们很难了解和认识这些作家的全貌;而阅读这些作家的全集,至少是这些作家的全部重要作品,了解和认识这些作家的全貌,乃是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些作家的必经之路。举个明显的例子,印度尼西亚当代作家普拉姆迪亚的代表作品是“布鲁岛四部曲”,即《人世间》、《万国之子》、《足迹》和《玻璃屋》等4部长篇小说,其中前三部早已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的老师翻译出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唯独第四部《玻璃屋》至今没有翻译出版。我前些日子要写一个关于普拉姆迪亚和他的“布鲁岛四部曲”的材料,就看不见《玻璃屋》这本书,只好求有关专家给我介绍这本书的大致情节。这当然只是一个例子,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以上还只是就主要代表作家而

言，至于上面没有提到的其他许多比较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翻译出版空白，如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作品，古代印度的吠陀文献、梵语文学和泰米尔语文学，中古日本平安时期至镰仓室町时期的物语文学、日记文学和随笔文学，江户时期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中古印度的梵语文学、泰米尔文学和印地语文学作品，中古阿拉伯伊斯兰教兴起之前时期、伊斯兰教形成时期、阿拔斯王朝时期和奥斯曼统治时期的诗歌、散文和故事作品，中古伊朗诗人（如内扎米等）的诗歌作品，近代日本各个流派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作品，近代印度的孟加拉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文学作品，近代阿拉伯各国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近代伊朗的诗歌和散文作品，现当代日本各个流派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作品，现当代印度各种语言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作品，现当代阿拉伯各国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作品，现当代伊朗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作品，现当代南部非洲国家的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作品等（上述内容有的翻译出版了一部分，有的几乎没有翻译出版），至于其他许多东方国家（如朝鲜、越南、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色列、土耳其等）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空白就更大了。以上这些作品当然也都是研究东方文学及其发展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第二点是东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质量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由于自己的汉语和外语水平有限，所以很少从事翻译工作。但是却希望别人的翻译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准。不过，我虽然很少翻译东西，但就仅有的一点翻译体验来说，也深知翻译之难。过去常用“信、达、雅”3个字来要求翻译，其实这3个字是很难全部达到的，很难统一起来的。“信”是第一个要求，可是这个要求就很难完全做到。大家知道，原作语言的主要意思也许是能够用另外一种语言表现翻译出来的，但原作语言的一些细微之处（如附加语意以及语调、语感、语气等，特别是方言、土语、习惯用语等）就往往难以用另

外一种语言准确地表现出来。在“信”的基础上再做到“达”和“雅”，就更加不容易。众所周知，在各种文学体裁中，诗歌是最难翻译的，有人甚至认为诗歌是不能翻译的。这种说法也许有点绝对，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诗歌的确很难翻译。在东方文学中，尤其是在东方古典文学中，诗歌又占有很大的分量。这就给东方文学的翻译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现在已经出版的东方诗歌翻译作品，确实有一些可以称为经典的译文。例如，冰心翻译的泰戈尔的散文诗集《吉檀迦利》和纪伯伦的散文诗集《先知》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知道，这两部诗集是内容艰深、形式独特的名著。但是，冰心的汉语译文不仅作为翻译诗歌来读，就是作为中国诗歌来读，也可以说是名篇佳作，味道浓郁，寓意深刻，语言典雅，韵律优美，诗意盎然，耐人寻味，可以说是达到了“信、达、雅”三者统一的。另外，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还有一个风格问题。风格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传达出原作的风格，另一方面还要表现出译者的风格；而要将这两个方面的风格统一起来，自然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一点上，冰心的译文也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正如她在《先知·译本新序》一文里所说的那样：纪伯伦的《先知》和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所表现的，似乎更天真、更欢畅一些，也更富于神秘色彩；而纪伯伦的《先知》却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年轻人讲些处世为人的哲理，在平静中却流露出淡淡的悲凉。这两种不同的风格，我们从汉语译文中也的确能够感受到。当然，冰心能够翻译得这样好，并不是偶然的。首先，她本人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其次，她对泰戈尔和纪伯伦的诗歌有深厚的感情、细致的研究和深入的理解。她尤其热爱泰戈尔，并且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深受泰戈尔的影响，早年所作《繁星》和《春水》便是接受泰戈尔《飞鸟集》影响的证明。她对纪伯伦的人格和诗歌也十分崇敬，曾在汉语版《纪伯伦全集》上题写道“我最喜欢的纪伯伦的一句话：‘真正伟大的人是不压制人也不受人压制的人。’”不言而喻，目前还有不少东方文学翻译作品没有达到这种境界，翻译出来的诗

歌意思可能是准确的，达到了“信”的要求，语言可能是通畅的，大体上达到了“达”的要求，可是就汉语译文来说，读起来总是觉得缺乏浓厚的诗意，缺乏动人的力量，缺乏独特的风格。这最后一点是很难做到的。为了做到最后一点，我以为首先需要译者的认真钻研和不懈努力，需要译者对原作有深切的理解和充分的热情；其次应当提倡翻译出版多种译本，既让译者得到互相参照的机会，又让读者和评论者得到比较研究的机会。事实上，什么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更何况提高质量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众所周知，这除了需要提高译者外语的水平以外，还需要提高汉语的水平；除了需要提高外语诗歌的理解水平以外，还需要提高汉语诗歌的再创作水平。至于形成个人诗歌翻译的艺术风格，那就更加难上加难了。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只有像冰心那样出色的诗人才具有翻译东方诗歌的资格。事实上，我们只要细心地研究一下和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由于广大译者的不断努力，我国的东方文学作品，包括诗歌作品在内，翻译的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

最后我想说的是，提高东方文学的翻译质量，是扩大东方文学影响和提高东方文学地位的基础和关键。因为，无论是对在校读书的学生来说，还是对社会一般读者来说，他们喜欢不喜欢东方文学，愿意不愿意阅读东方文学作品，首先不是看老师在教材上是怎样介绍的，在论文上是怎样评论的，在课堂上是怎样讲解的，而是通过译文看东方文学作品本身怎么样，是不是有意思，是不是有吸引力，是不是有艺术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谈阿拉伯文学经典

仲跻昆

当今是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多元化的时代。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我们在文学、文化方面要反对“西方中心论”。这在我国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方面是极须重视的一个问题。需加强对东方文学，特别是东方经典文学的研究。

经典文学研究应包括经典文学作家与经典文学作品两方面。此外，还应注意到经典翻译家与经典译著。

阿拉伯文学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毋庸置疑，是世界最主要的文化体系之一。中古时期灿烂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曾彪炳于世，在世界文化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连贯东西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希提所说：“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上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了而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后来，他们把其中许多文化影响传到了中世纪的欧洲，遂唤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①

当代的阿拉伯文学与世界文学同步，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美] 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页。

阿拉伯文学经典，在古代可以《古兰经》、《卡里莱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为代表，现当代则以纪伯伦、纳吉布·马哈福兹为代表。

《古兰经》

有的学者认为：“伊斯兰教的胜利，有几分是一种语言的胜利，特别是一部经典的胜利。”^①这话不无道理。这里所说的经典就是《古兰经》。《古兰经》的问世与传播和伊斯兰教的问世与传播是同步的，密不可分的。

从宗教角度看，《古兰经》是穆斯林在宗教与世俗生活各方面引以为据、具有绝对权威的根本经典。从文学角度看，它又是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部最有影响的散文巨著。《古兰经》不仅是20多个阿拉伯国家与地区约两亿阿拉伯穆斯林的经典，而且也是全世界约9亿穆斯林的经典。至今它已被译成了40多种文字。因此它对伊斯兰世界各国的文学、文化也理所当然地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启示，是由天使吉卜利勒（迦伯利）依照保存在第七层天上的原形口授给先知穆罕默德，再由他宣谕出来的。但若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古兰经》的产生，应是阿拉伯文化承前启后，与周围地区文化撞击、交融的结果。

首先从词汇上可看出这一点：《古兰经》是以古来氏族语为标准语的。古来氏族是产生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部族，它在麦加，以经商为主。麦加是南北商道的中转站。当时古来氏族语言由于它所处的地位，确已成了阿拉伯半岛诸部落公认的标准共同交际语言。但也正因为商业交往、宗教影响等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古兰经》所采用的阿拉伯语中，除其固有的基本词汇外，

^① [美] 希提：《阿拉伯简史》，马坚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5页。